

河东风物

# 绛县董封村“俟命”匾额 藏在青砖里的生存智慧

□单鑫泉

绛县安峪镇董封村有一座清代民居门楼静静伫立，门楣上的“俟命”匾额，没有鎏金的华丽，没有醒目的落款，却在百年风雨里，诉说着绵延不绝的乡土文脉，藏着乡土人家朴素的生存智慧。

据村民讲，门楼建于清代末期，位于村东，坐东朝西，是典型的晋南民居形制，面宽4米，通高5米。砖砌半圆拱门洞高3米、宽2.5米。整个门楼尺度稳重，符合晋南乡村民居实用与审美传统。2008年，门楼屋顶局部翻新，下半部仍保留着清代原构，青砖间满是岁月的痕迹。

最吸引人的还是门楼上的匾额。匾额嵌于门楣正中，为青灰色石质，近方形，长100厘米、宽70厘米，边框宽厚，规格内敛庄重。匾面被风雨啃出深浅不一的裂纹，墨色底纹褪得斑驳，露出底下灰白的石胎，可那从右至左镌刻的“俟命”二字，依旧苍劲有力。字体为清代民间端庄楷书，笔力遒劲，结体方正，起笔收笔顿挫有力，转折处方中带圆，既有欧体楷书的严谨法度，又不失乡土书写的朴拙厚重。“俟”字左旁的“亼”笔意沉稳，右部的“矣”舒展从容，撇捺间藏着不慌不忙的气度；“命”字上部“人”与“一”紧紧相依，下部“叩”字收笔有力，布局匀称，重心平稳。虽经岁月风化，当年刻工的匠心依旧藏在这深浅均匀的刀痕里，不张扬，不浮躁，恰如当地人骨子里的隐忍与踏实。

当地文物部门的工作人员说这



▲门楼上的“俟命”匾额

◀董封村的清代门楼

两个字学问大得很。“俟”是等待，却不是消极坐等，《说文解字》里释为“待也”，是君子守正待时的从容；“命”不是宿命的桎梏，是天道规律，是为人本分。这二字出自《礼记·中庸》：“上不怨天，下不尤人，故君子居易以俟命，小人行险以徼幸。”它并非消极认命，而是倡导君子在平易处境中修身正行，以坦然心态面对命运，与冒险侥幸的处世态度形成鲜明对比。千年前的哲思，就这样被刻进了乡土的肌理。董封村原名清河村，因是晋国良史董狐的食邑而改名。董狐秉笔直书的气节，早已融入村子的血脉，这方“俟命”匾，便是这份文脉的延续——不贪侥幸，不违天道，安守本分，修身向善，静待花开。

在农耕文明的日子里，“俟命”从来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，而是乡亲们刻在骨子里的生活准则。春耕时，他们弯腰耕耘，不违农时，静待禾苗破

土；秋收时，他们俯身收割，不贪捷径，静待颗粒归仓；遇到年景不好，不怨天尤人，默默补种、抗旱，尽人事而后听天命；日子顺遂时，不骄不躁，依旧勤勤恳恳，守住本心。这不是躺平，是乡亲们历经岁月沉淀的通透，是“重节义、轻浮躁”的风骨写照。

如今，董封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，新楼拔地而起，可这座门楼、这方石匾，依旧是当地人眼中的精神坐标。年复一年，风穿门洞而过，拂过斑驳的石面，仿佛在诉说着千年文脉的传承。这方小小的石匾，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，却把高深的儒家哲思，化作了百姓能懂、能践行的日常，提醒着每一个路过的人，真正的强大，是在平凡中守住本分，在等待中积蓄力量。这便是董封村的“俟命”，是一块匾额的坚守，更是当地人刻在血脉里的智慧，历经百年，依旧温润有光。

文史小考

□李恩虎

毛深，夏县城内南关村人，讳深，字文渊，明朝天顺己卯年（1459年），举人，先后担任聊城、博野县知县，后升邳州、磁州知州，历河南府同知转延安府知府，磁州为其立“去思碑”，并建生祠祀名宦，著有《臧庵政迹录》，崇祯十六年（1643年）祀夏县乡贤祠。

毛深的先祖本是太平（今襄汾县）毛村人，元朝末年为躲避战乱，迁居到中条山。到了明朝初年，他的曾祖父毛信甫，才迁入夏县定居。祖父毛文贵，精通儒学，为人谦逊低调，德行高尚。毛深年少时聪慧过人，潜心攻读学业，天顺己卯年，通过山西乡试中举；到成化癸巳年（1473年），前往吏部接受选拔，经考核被任命为山东聊城知县。

上任伊始，恰逢荒旱之年，百姓流离失所，四处逃亡。毛深带领同僚前往坛庙连续祈雨三天，数日后天降甘霖，当年庄稼喜获丰收，百姓赖以存活。

1482年，毛深因父亲去世，按礼制辞官守丧，丁忧期满后，继任河北博野县知县。他在当地建立义仓，用来救济贫苦百姓；整顿集市，方便百姓交易；打击豪强奸佞，振兴废弛事务、纠正政策弊端，相较于在聊城的政绩，更为显著。这一年，上级官员纷纷举荐他，他被擢升为直隶邳州知州。

彼时盗贼四起，百姓不得安宁。毛深对盗贼恩威并施，双管齐下，对愿意归顺的人赏赐财物，对顽固不化的人依法惩处，不久，盗贼纷纷被平息，境内安定太平。弘治元年（1488年），毛深母亲去世，他回乡守丧，期满后调任磁州知州。那时黄河泛滥，百姓深受其害，毛深奉朝廷命令治水，修筑河堤，使黄河水沿故道分流，很长时间里不再有决堤之害。

1495年秋天，御史、河南布政使、按察使根据他治理黄河的功绩，举荐他升任朝列大夫，兼任河南府同知。他秉公执法，不徇私情，严查不法行为，决不姑息迁就，那些触犯法纪的人纷纷主动坦白，无一漏网，因此他“卓然有声”，威名远扬。朝廷在考核地方官三年政绩时，他名列第一，不久后升任陕西延安府知府。这一年，他以年老体弱为由，请求退休，告老还乡。

毛深从担任知县到治理州府，为官三十余载。各地百姓感念他的恩德，纷纷勒石立碑，记载他的政绩。正德元年（1506年）秋天，他奉诏晋升为太中大夫、资治少尹。

毛深致仕回乡后，为人谦恭，治家节俭，体恤乡邻之艰辛，抚养亲族之孤寡。毛深年高德劭，深孚众望，他病逝的消息一传开，四邻八乡的人惊愕之余，无不悲痛哀悼。

毛深生于正统丁巳年（1437年）三月十七日，卒于正德丁卯年（1507年）二月十一日，享寿七十。同年三月二十七日，家人迁出毛深之妻张氏的棺槨，将他们合葬于县北的大羊里莲花峰下。

毛深墓中的墓志铭现存于盐湖区舜帝德孝文化旅游景区，盖文曰：明故太中大夫资治少尹陕西延安知府毛公墓志铭。铭文最后对他作了如下赞颂：伟哉毛公，建功立业；光耀先祖，子孙满堂；出任治理州府，为官处事得体；谨慎修身，廉洁自律；以贤良为准则，以正直为操守；其高风亮节，堪当后人楷模与榜样。

担任过明代延安知府的夏县人毛深

文苑唱华

## 字达青铜赋

□杨金贵

河东雄脉，控大河以奔雷；夏县灵壤，聚万象而通神。字达立世，承三代冶铸之绝艺；青铜焕彩，耀九州文明之元音。天开洪炉，熔地脉之炽烈；火淬精金，凝岁月之苍茫。上溯商周彝鼎，下开当代峥嵘，古法承微而弥精，新智恢宏而益妙。以青铜铸史，以淬火昭华，壮哉字达，卓立乾坤！

瞻彼园囿，万象森罗。嘉木垂荫，金杏缀枝而流甘；清风扇野，铜魂凝韵而含章。列像千尊，殊姿百态：关公横刀，凛九霄之浩气；飞天振袂，漾丝路之流烟。伏羲女娲，开鸿蒙之创世；黄河慈母，哺华夏之渊源。问道双贤，儒道相济而思接千载；地动灵仪，乾坤默运而机蕴万端。反弹琵琶，寄丝路之绮梦；蹴鞠扬辉，传上古之清欢。一步一文明之迹，一瞻一岁月之颜。铜光灼灼，直贯千年，非惟匠作，实乃天工！

若夫冶铸之术，字达独步天下，妙夺造化，冠绝群伦。采五金之英华，循失蜡之古韵；运七轴之灵臂，合三维之精魂。熔模成像，巧夺鬼工；砂型塑形，妙参天机。热着色敷七彩云霞，灿若锦缎铺空；掐丝珐琅凝九华星斗，丽如银河泻地。千锤锻骨，

百炼淬锋，毫厘必究而精工无匹，巨细咸宜而气象峥嵘。小则案头清玩，见精微之趣；大则城标巨构，撑霄汉之雄。铜非死器，艺有灵衷，字达所铸，必为神工！

观其巨构丰碑，巍巍乎震古烁今，赫赫乎镇山安澜：广州云际，《五云九如》翔天汉，东方大美，无出其右；鄂尔多斯，天骄群凌苍昊，朔漠英风，独步当世。深市楼前，《龙盈乾坤》开泰运，气吞万象，势贯长虹；艾山梵境，《九龙浴泉》动灵波，法相庄严，妙绝人寰。咸阳雄峙，《秦魂》长卷书千古霸气，雄浑磅礴，堪称史诗；瓯越巍然，巨鳌昂首焕百代峥嵘，气象恢宏，独占九域。中央党校，《旗帜》昭昭凝信仰；寰宇四方，铜雕巍巍铸勋功。镇山河而守岁月，标文脉而贯长虹，字达之功，功在千秋！

更有铜旌远迈，横渡重洋，声教广被，誉满八荒：迈阿密湾，《马与龙》破云而出，中西合璧，旷世奇观；世卫总部，针灸铜人凝经络，岐黄妙艺，举世称奇。特里尔城，《伟大行者》矗立，真理之光，烛照四海；亚欧美非，嘉像星罗，字达之名，蜚声万国。以铜为媒，破疆域之壁垒；以艺为桥，契人类之同心。扬华夏之风骨，耀中国制造之光，令寰宇仰止，万古流芳！

原其立业之本，德厚流光，品高

致远。企业即家业，至诚可昭日月；产品如人品，精纯无愧苍天。员工第一，仁心厚德；共创至尊，信义如山。对客无拒，一诺千金；创造惟新，敢为人先。不使一疵出厂，立铁规而律己；四荣四耻昭心，秉高节而修身。故能匠无虚作，器无凡品，内聚人和，外扬声闻。以文化铸基业，以精诚贯乾坤，字达之盛，盛在文脉；字达之贵，贵在精神！

嗟乎！青铜可寿，寿以文明；匠心可久，久以传承。字达之人，非惟铸铜，实乃铸史；非惟作器，实乃铸魂。熔古开今，淬火焕新，纳山河之气，抱日月之真。AI可摹其纹，难夺其魄；元宇宙可拟其形，莫撼其心。

盖真正之传承，非守燧于古穴，乃传火于当今。

乱曰：大河奔涌铸铜魂，烈火熔金万古新。

字达神工惊宇宙，青铜妙艺泣鬼神。

一脉文光连上古，千般巧技振当今。

匠心昭日开天境，华构凌云壮国魂。

青铜不朽承华夏，淬火芳华照乾坤！